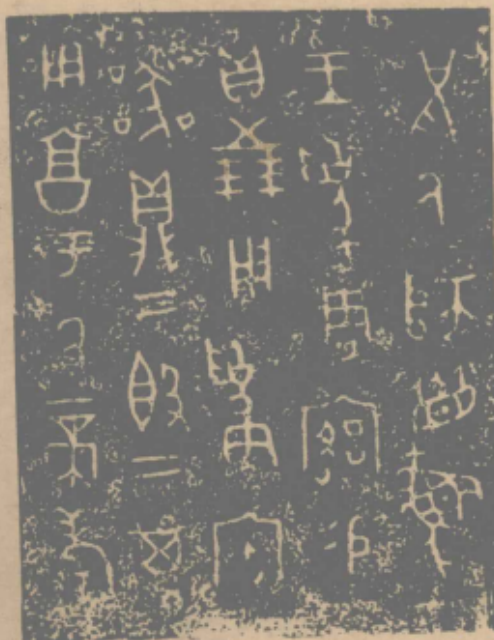


燕京學報專號之十

吳憲齋先生年譜

顧廷龍著



哈佛燕京學社出版

民國二十四年三月

定價六元

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

MONOGRAPH SERIES NO. 10

A CHRONOLOGICAL SKETCH OF THE LIFE OF
WU TA-CH'ENG

BY
KU T'ING-LUNG

PUBLISHED BY THE 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
PEIPING OFFICE
YENCHING UNIVERSITY
PEIPING, CHINA
1935

1-500

吳憲齋先生年譜

陳寶琛署檢



潘 序

士生乎今世，求前賢之言行功業，論道而取法之，則年譜尙矣。前賢事跡至繁：大而國史，小而傳志，容不能無所偏袒。至於攷訂學術，搜輯遺聞，尤非史傳所可詳；藉年譜以正其舛謬，補其缺漏，庶前賢之一言一行，纖微不遺，知其人而論其世，斯爲要矣。攷古之學，昉於宋而盛於清。清季吳憲齋先生博綜經術，以攷古爲專門之學，集諸家之大成，俾後世爲斯學者有所折衷，厥功至偉。吾姊夫同邑顧君起潛篤志好古，研治文字聲音訓詁之學，恆服膺吳先生之說，以爲精詣獨深。嘗有志搜羅先生行事，輯爲年譜。於是博稽遺聞，咨詢故舊，偶見先生片紙隻字，靡不備錄。蠡歲游故都，復由清軍機處檔案中錄存先生奏疏若干通，以資採擇。又以先生著述浩繁，未盡刊布，復搜輯見聞，得已刊未刊者若干種，錄其要領，別爲著述目，附年譜之後。由是而先生之經濟學問，視此一編，瞭如指掌矣。君於是書專精畢力，載閱寒暑，今歲幸觀厥成。謬以弼爲知君，屬繫數語。竊惟先生學問功業，君書言之綦詳，何敢妄贅一辭。顧念君搜輯之勤，雖屢經阻折而肆志益堅，其毅力有不可及者。昔憲齋先生與先從祖文勤公過從最密，文勤公官農曹時，搜羅吉金至夥，偶得一器，必邀先生爲之攷訂。一甌往還，晨夕無間。文勤公嘗謂先生解字，語許君所未盡語，通經典所不易通。其於金石文字之好，又在呂翟趙薛之上；其推許先生有如此者。又聞先生所致文勤公簡牘，多精整篆籀，惜無一存矣。今讀先生所爲金文跋語，爲文勤公攷釋者居多，則君此編於吾家故實且有裨助焉。

弼自慚譚陋，擬輯文勤公藏古錄，勒成一書。歲月虛糜，因循

未果。讀君此編，良深愧報已！時廿三年八月，吳縣潘承弼

（此處為模糊之影印文字，內容難以辨識，疑似為年譜正文之延續，因字跡不清，故不進行逐字轉錄。）

顧 序

從叔起潛先生撰憲齋先生年譜成，俾頤剛讀之。既竟，作而歎曰：有是哉，毀譽之不足以定是非也！自甲午一役之後，誰不以鹵莽咎先生者；咎之不已，更謂之曰浮夸，訛言朋興，前後相繼，耳食者遂信爲實然；雖以頤剛之敬仰先生學術文章如此其深，亦未能免于恆情也。及讀此編，乃識先生一生，未嘗以一己之榮華而忽生民之塗炭，又未嘗以外人之逼迫而墮國家之尊嚴，其謀國之忠，任事之勇，實迥非常人所可及。按戰端啟時，先生方任湖南巡撫，年六十矣，體又少衰，使易之以常人，則所鎮者腹地，距兵戈之區絕遠，但當沈默處之，嚴自保焉，不必蒙畏事之譏而卽已有養望之術。先生乃慷慨請纓，不居安而履危，此心此志豈全軀保妻子之徒所得而識哉！況兩國之師初觸，我軍遂棄平壤，潰鴨綠，九連鳳凰諸城節節失陷，是時先生猶未出關也；苟稍爲身家計者可以無出，卽出亦不難觀望於後方。乃先生有進無退，且不上厄于劉坤一，旁阻于宋慶之儔而自餒，貿然交綏，以喪其軍，何耶？邇年國運顛沛，視清季益甚，敵人每一肆虐，熱血少年卽起而作“寧爲玉碎，弗爲瓦全”之狂呼，蓋刺戟過甚，雖明知國力不充，不足以言戰，而理智不勝感情之激盪，亦願效死焉。持重者流固不敢成其事，終未嘗不悲其志；苟其不悲，則必爲無心肝之人矣。甲午以前，吾國從未與外邦正式交戰，國力之孱弱猶未顯現，況當太平天國既亡之後，清廷自居於中興，設局製械，造艦練軍，亦已歷有年所，朝中以此自信心而宣戰，先生卽以此自信心而赴戰，固不得謂之求一時之快意，作孤注之擲也。至於屢戰屢敗，割地賠款以請和，此中必有若干致弱之積因在，

爲當時朝野所不見而待後世史家之抉發者。夫大厦之傾也非一木所能支，先生雖爲一勁柱，獨奈何此大厦之傾有必至之勢乎！若舉此傾覆之責任盡歸之於一木，是直盲瞽之所爲，將謂論世以知人者亦忍言之耶！國人習於黃老之術，不好動而主靜，不敢先而喜後，每任一職，恆自標曰“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”故窮則苟免于凍餒而已，達則苟全其祿位而已，篤舊循常，奄忽待盡。求一奮發任事，欲由己力創造一世界，且支配其運命者，乃曠世而希覯。以如此衰疲頹唐之性而處于爭搏圖存之世，又安得不爲他人之魚肉！先生事業固失敗，然天下惟能失敗者始能有成功，彼鼓其唇舌以彈人爲快意者其於失敗成功皆無與也。若夫學術文章，則先生已成功矣。古文古器之研究本小學目錄之旁支，而四十年來蔚成大國，倘非先生開創於前，縱有西洋考古學之輸入，其基礎之奠定能若是速乎？今日言古文古器之學者多矣，孰不受灌溉於先生之書，又誰能逾越先生之建樹者？使之生當今日，古物日出而不窮，則成功又將何若？夫以先生取材之廣，求證之密，察理之神，爲自有金石學以來之第一人，此豈浮夸鹵莽者所能爲哉！是則先生之長才毅力洵大異乎常人，而不幸挫折於時勢，不獲以功業見也。起潛先生作此譜，俛而孳孳者垂六年，藏家書肆，片紙隻字，靡不搜焉；精神專注，實與先生之研究古文古器同，知其他日所貢獻于藝林者必不止是。憲齋先生未竟之業，意者將成之于吾叔乎？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，顧頡剛謹序于杭州。

叙 例

廷龍童年得箋文論語孝經於家，喜而摹之，取以校讀本，奇其詰屈，迄未詳爲誰氏手筆也。過庭請問，乃知吳憲齋先生集古文字以書者。先君子且告之曰：“是與吾家有連，昔先曾祖姑姊妹歸韓氏桂齡，履卿先生昆仲，憲齋先生乃履卿之外孫，因爲中表親也。”廷龍於是識先生之名而惜不獲見焉。比長，從伯舅王董茂先生習古文字之學，繇秦篆而進窺古籀，遂讀先生所著說文古籀補，古玉圖考，權衡度量實驗考，於是於撫習書法之外更得研求先生之學術矣。年來與先生文孫湖帆表兄過從甚密，得盡窺未刊之稿；旋假館槎南草堂，侍外叔祖王勝之先生几席，外叔祖追隨先生甚久，暇陳前朝掌故，述先生行誼恍如隔宿事；於是更得於書法學術之外備聞先生之爲人矣。

自念與先生時既相接，居又比鄰，遺文墜墨，觸手紛如，海內外景行者雖多，而搜集之業皆不及余便，竊不自揆，欲萃爲一編，顧猶未敢率爾操觚也。十八年冬，將自槎溪返吳門，先夕侍外叔祖暨伯舅夜飲，銜杯縱論，具述纂輯年譜之意。兩長者嘉許之，余意乃決。比歸，得頤剛從姪書曰，“頃方編輯燕京學報，擬請吾叔在半年內箸成吳憲齋先生年譜一篇，刊入第八期，以憲齋先生言行，吾叔既可在勝之先生前詢問，又可到吳宅訪覓也。此公之學實開羅王諸家之先，不應無一詳細之紀錄。吾叔師淑其人，淵源有自，尤宜以表章之責自任”云云。訝頤剛此書實獲吾心，更不敢不竭其才。遂於吳中收羅故實，先後承費仲深姻丈，吳湖帆表兄出先生手蹟相示；親朋有藏棄者亦咸以見告。施功未久而積稿已多，然惟其愈多乃愈知其不足，終不敢

輕付寫定也。光陰荏冉，倏忽數年，越八期學報爲時已久，猶未脫稿。人事漸繁，思無成就。前年秋重來故都，亟圖卒業，復承沈兼士先生介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，檢閱軍機處檔案，而先生自諸生以至去官，卅餘年間所上封奏，無不存在，其抱懷與爲政皆得詳焉。方擬從事復校，而去夏先君子猝然觀疾，南還奉侍，旋遭大故，哀痛餘生，更無從屬筆。念時勢之多艱，識文材之無盡，及今不爲，將有他慮，姑先編次歲月，聊備參稽。至于訂誤補遺，請俟異日。

叙次粗竟，既詳先生之行事，益以推見其用心，敬慕之情，匪言可喻。請就其荦荦大者臚陳如左：

一曰政績：姓塔一帶爲盜金鉅匪所萃，國家無勦捕禁絕之方者久矣；先生單騎入山，開誠招撫，而韓匪效忠，知感圖報，宵小於以斂跡，一也。邊壤沃腴，強鄰伺視，先生本屯田遺意，躬督墾殖，原野每每，以戍以耕，俾有備而無患，二也。三韓亂黨滋事，先生督隊彈壓，不受倭欺，樽俎折衝，力保藩屬，終不辱使命，三也。黑頂子地方，與朝鮮僅隔圖們江一水，爲俄覬覦，先生所引爲深憂者；迨丙戌奉命勘界，運籌已素，於是黑頂子地方以及圖們江諸地咸得爭回，四也。鄭河隄壩爲前任糜帑弛工，久成盤沙之局，先生持節馳驅，焦心擘畫，寢饋俱廢，不四閱月而告合龍，比舊例欸撐六十萬金，以實疏報，五也。甲午之秋，日寇迫切，各行省元戎皆作壁上觀，先生獨以湖南巡撫毅然請纓，督師出關，遭主軍嫉忌，未奏膚功，而忠勇之志終不可泯，五也。無錫許同莘跋先生電稿曰：“公生平治迹，如勘界，塞河，恤民，興利，交鄰，弭患諸大端，略具於此。甲午之役，公慷慨治兵，不幸所部不力，師出無功。其時關外連營數百，重臣名將不見敵而氣喪；公以客軍支

搢其間，所部將士倉卒應調，非素有恩義相結，其不能致死固宜。議者不察，專以失律咎公，非持平之論也。數十年來，封疆大吏以機警智巧相尚，遂釀滔天之禍；而蹇蹇匪躬，出身犯難，得一人如公者，轉爲流俗所笑，叢詬積謗以終其身，悲夫！斯固公論也。

二曰慈善：紅羊之役，金陵大營潰，紳富遷徙，機戶停業，貧民生計益艱；先生獨倡捐米撫卹，黎明往發，自苦而不辭，一也。同治乙丑，江北清水潭決口，災民渡江覓食，府縣擬押送回籍；先生慮其失所，設廠留養，遂安無告之民，二也。辛未畿輔大水，李文忠公既請於朝，出帑賑救，總恐不贍；先生昔在合肥幕爲上客，慷慨寓書，疏畫救災方略，並謀之京師，捐錢萬緡，付天津所司，助貧民饘粥襦袴之需，三也。壬申之春，在京創慈幼堂，延師授課，以撫孤寒，四也。是秋永定河決，固安所屬之趙村全被淹沒，先生即在都募款，馳往災區，親自散給，五也。蓋其急公好義，出自至誠；己溺己飢，媲於古聖。故其後京師亢旱，適先生督學陝甘，潘文勤公彌念之，致以書曰，“辦賑者惜無吾弟其人矣！”於此足證先正相契之所在；亦知賢者之於民，其關係固匪淺鮮也。

三曰學術：先生博綜漢宋，以忠恕止敬爲修養功夫，以實事求是，爲學問方法。嘗曰，“書不熟讀則疑不出，事不深思則疑不生。大抵無疑可問者只是淺嘗浮慕，未嘗着實用功耳，非真無可疑也。學問之功，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，更於有疑中辨到無疑，方是真得力。”持此毅力，以治考據，益復精審。如果爲蒂初，玉爲火盛，證弔竿之形差，鹵客之體異，釋出反爲納履解履之象，寧人乃古匱一篆之誤，皆獨具懸解於三千歲之下。其他古玉圖考，發闕於禮經，權衡度量，具徵於實物。至於古匭，貨布，泥封，鉤印，靡不考稽，而推闡精詳，處處補前賢所未言。古匭器

向不受金石家重視，即器名且莫辨，皇論其文；先生考定爲古瓦尊，其言曰，“山左所出瓦器，或以爲古量，大澂謂古尊字或作隅，或作罍；象兩手奉尊形，字體雖不盡同，其爲器不作平底而作圓底，可卽古文以驗古器之制度，知此器爲瓦尊無疑。”此在當日猶一縣案耳；迨今校之以甲骨文字，驗之於殷虛遺物，適相吻合，遂成定讞，時賢歎爲驚人之結論，非虛矣。綜先生之研討古文字，古器物，冥心遠紹，直接商周，凡其所憂然獨造者，今日以出土文物之繁，皆得證而成之，謂非繼往開來之一人乎！出其餘緒，從事書畫，亦卓然爲一代大家；流播海內外，莫不與拱壁同珍。先生書擅各體，而尤長于篆籀，秦權在握，停勻多姿，以金文之嫺熟，大小參間，若以行楷出之。潘文勤公歎賞之甚，謂之曰，“吾弟近來篆書，迥然非時人所能夢見。壽卿云，‘鐘鼎文字以王朝書爲最。’兄以爲魯國尙有王朝遺意而略遜之。今吾弟篆書直春秋時王朝書也，本朝二百年篆書無及之者，蓋皆不欲於歟識中求之耳。”其爲賢者所推許如此。畫則兼擅人物、花卉、翎毛，而以山水爲最工，蓋宗法石谷南田，于元明及清初諸名家亦復擷采英華，乳融腕底。早歲所作，潘星齋先生曾鑒已稱其用筆蒼潤，饒有氣韻，晚年自宜益入神化矣。又精篆刻，頗頗秦漢；中年以後，疊任飄寄，殫心民瘼，遂頗少作。若詩文之業，先生之所不屑措意者，亦復端重樸茂，有如其書法。昔太宰問於子貢曰，“夫子聖者與，何其多能也？”愚於先生亦云然。

夫范文正公爲秀才時，即以天下憂樂爲己任，學者抱負，固當若斯。先生躬罹洪楊兵燹，觀中原之塗炭，歎息翰苑儲才之地，株株於詩賦小楷，不足以出膺艱鉅，遂以諸生伏闕上書，疏請釐正殿試程式，力求實學，其所見已開戊戌變政之端，而尙早三

十餘年，其遠識爲何如？通籍後致身國事，終不負夙昔所言。是則先生之一生，其勞心於政治者固不在學問之下。世人徒以考古審文推許之，蓋猶未睹其全，而惜乎以廷龍之愚不足以盡之也！先生負謗叢詬，四十年矣。蓋棺論定，直古人之虛言。此書出，雖猶未能盡見先生之爲人，或可爲先生少洗過情之誣乎，是則廷龍纂述之志也。若夫讀而響往，聞之興起，以先生之心爲心，不介介於一時之毀譽，惟求心之所安，以撫育我黎民，保衛我家國，世將有其人乎，是又廷龍所馨香禱祝以求者也。先生之精神不死，諒不必索知己於千載後耳。

本編編纂體例，具列下端：

一，每年大事，分立爲綱；其有可詳者則備叙爲目；由廷龍考證者皆歸按語。

一，先生早年行事，根據自訂年譜。此譜爲先生癸巳六十攬揆時追記之作，故即斷自癸巳，而其中實不無撓漏。本編所引，多取原文，各注出處。

一，先生別有日記，於學業行事，師友往還，記載最詳。今就所存者，略去瑣屑，悉以錄入。

一，先生內而部堂，外而開府，其政治經濟俱見奏議。茲先擇其要者錄附一二；其全部則俟他日另輯。

一，先生於古文字，古器物，開近代研究之先河，在一生學術中爲最要。故此編所錄，凡有關考據之斷篇殘簡，或題記隨筆，咸爲收采。

一，先生所作函札，藏之者甚多；又皆裝成卷冊，不難檢讀。本編所錄，凡關議政，論學，談藝，紀游者，皆依時摭入；若僅注月日而不紀年歲者，則斟酌定之。

一、先生繪事，精心巨構，都在長卷，且多腰以游記題詠。茲取所經眼者，仿前人畫錄之例，悉行附載。

一、先生著述，頗有未竟之稿，爲外間所未知。其藏器舊無目錄，今亦略有散失。及今不考，後將更難。故力爲蒐輯成著述目，藏器目各一篇附于本編之後，以供參考。

一、是編之輯，距先生之卒歲才三十有二年，而搜集史料已覺匪易。歷時五載，展轉訪求，僅乃得此。一鱗一爪，並宜珍愛。故略取長編之例，依原文錄之，寧蒙屠蘇之誚而不忍懷截之遺也。

一、先正手澤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廷龍個人之力，決無彙錄完全之望。倘海內外人士有收藏其墨蹟，記憶其行事者，惠而好我，悉以見告，俾得繼續編入，刊爲定本，曷勝感幸。

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，即太陰曆甲戌五月十日

北平西郊之晚成堂



一、先生屯防時影象 (潘季瑤先生藏)



二. 先生撫粵時畫象 (費仲深先生藏)



三. 先生易簪時畫象 (吳湖帆先生藏)

皇清誥授光祿
祿大夫頭品
愼戴承勳尚
書岑御南訓
撫界君墓誌
銘

皇清誥授光祿大夫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前湖南巡撫英君墓誌銘
德清俞樾撰文
元和王同愈書丹
君諱大澈字清卿號恆軒吳氏明成化間有諱學者自歛歸來官
蘇州府教授家馬其後乃世為吳縣人曾祖傳烈祖經父文錫
入縣學即淵然有經世之志嘗應順天試條陳時政呈請都察院代
奏其志固已達矣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
編修時海內猶無事輸貲諸人皆以文來風流相尚君在鄉時課水
早偏安輒與里中諸父老善振恤既官京師卒未申之聞直隸水
旱頻仍君募資助賑又請假往勘災區永定河決以先所集應物堂
經費移撥二十金馳往賑賑同官咸以為難同治十二年肅毅侯
大學政時朝廷方議修開明園君願請停止先將穆宗毅皇帝
大橋典禮繁縟君亦疏請裁減以詞臣言人所不敢言風采震動
朝右光緒三年山西大無諒下翰林院傳知君前往襄助提務往
晉發往甘肅又有旨往往山西而未能行河南河北道豫省募賑
民無食相繼售其田及年豐往贖不得以成訟者累州縣不勝
役所屬武涉縣為尤甚縣吏按畝科派一畝錢三百供車馬之費君
裁定其費畝五十文設局由紳士經理歲入有餘而民不困在任止
一年民間歌頌焉光緒六年詔賞給三品卿銜吉林隨同將軍銘
安訓練營兵召募屯墾君既至請於省城設機磨製造局於三姓碑
春各處募礦查有韓效忠者金匪也金匪者出開金礦徒實繁多而
韓為之魁有司名捕之不能得君早騎入山至其巢穴韓見君不帶